

政

餘

筆

錄

原缺

龍有學焉日有孜孜
所以去人而入於天
吾友于是道也思過
半矣其文日求所未

至其政去其害鑑去
其眩諤去其激躬之
所持此物此志推而
論之是故近而遠跡

而精矣今之論者詰
宋也渺晉也蛻而已
矣以是讀吾友之言
勿讀可也吾聞好龍

者僅好其似讀是書
而履繩誠轍持後虞
前因事鏡理望古衡
今其亦可以無好似

遺真之誦矣

順治乙酉冬月門年

弟劉顯績元功題

叙

積書卷有潤氣澤口口潤澤手手
潤如膏物辟塵辟暑暑奔塵莫知
所自去監酒司舶不礙屐華肉鼓
殷輪曲全側隱此書卷透潤浮膏

蓄力波行層裏之功也自丑達未
余李台七率夏歷刑名錢穀救荒
飭備山海剿撫寇盜之事遇有片
晷鬆活卽盤互書卷尤喜列架擁
城等身對背妨行觸坐不呂爲多

其或涉蕩綠台剡溪曲中山陰衢
上出入嶠嶺焚書卷塞目澄息往
事有所感悟有所省惕條紙錄之
已實敗麓煤煙積久擬之數帖下
醫簡方上醫著方余何敢自著簡

古之餘洪源滋潤遂爾成文雖容
言瑣語喪當于鏡古之士而韋絃
具備法戒賅存鏡工之范鏡也鏡
成而工不敢自貊其妍媸則自鏡
之于鏡古功相竝也是筆錄之大

指也

甲申冬仲

金陵自識

政餘筆錄 卷一

金沙蔣鳴玉芟珮著



訂輯

學須靜也只靜便是學

無事不有習有空習處理會得空處理會不得然虛實內外有可學而學與無可學而學自是同時互貫不可執定博約工夫分德性問學二概

先儒拈出字句無有不得力無有不貫通者只怕吾人

不服食服食自然有效

辭氣之間一日不知多少鄙俗如不中窾不切要不見其大不合千人心皆是非必言不及義也

事無不以密勝密是學問逼拶到緊處語言之慎算計之周何足以當之

大慈大忍大忍大勇耐不得是習心未死

物之即我者我即之也花香自然來蝶

我心未忘機必先動豈必聲音咲貌之間如是而欲人之

忘我不可得矣機心息處人已泊然

心所不設夢或有之未可以夢為虛治夢之道當于治盡
獨知是主人翁只恐不用命不怕主人翁見不及也所以
致良知是嘗惺惺法

稱讚不動心便利害不動心所以名根一斷生死根因亦
斷

童子時饑嗔飽喜自少而壯而老稱豪傑負盛名于時仔
細簡點尚有童心

凡守官守道皆守身也聖賢終身得力于守

簡點他人罪過是本人衣帶下不曾緊切自治之人逆抄
既緊那有閒工夫為人

功名赫濯之人靜眼觀之如蠶作繭非為自身

治獄則思生之生是慈種慈是人種然非止為治獄言也
治獄亦非為據案牘爰書時言也一怒則獄相現前怒性
空獄相空矣

世界有破壞者即宜脩隨步不可放過

缺陷惟人能補人缺陷惟我心能補

上床時不烙料一日則一日必無悔心下床時不烙料一日則一日必多過舉

事從忙上錯境忙我閒此處寃難耐定

怒多只因過察若高擡過去則化為寬弘漸覺可怒者皆堪憐憫

味淡則齒不傷酒肉無有不敗此可悟養生之道

只為塵勞所以貪用滋味若此身安閒清靜自不假葷腥

為補助也

悔已不及只悔是業人每以悔過自恕也

貧得賤得之人人奈何不得云無往而不得貧賤

心下處得安脚下自踏得穩念門人卓辛彝深以為然

凡事皆須識大體如國體政體文體皆須務其大者

有明必有暗人不能自見其睫若內焰則無不到之處所

以用明體暗絕對待則真明現矣

陶靖節胸中暢快是以田疇景物無不生妍此心造境之

一驗也

見多少負時名人終日喃喃的講究不過功名二字究竟功名不過利欲二字

余素信因果有謂因果多不驗者不即驗耳

耻字兩用上根人上用所謂不如聖不如賢也下根人下用如卑污下賤之事浹汗生慚然覆脚在下與上同功自己須識慚愧僧人對一盃飯点思功過奈何哉衆生命作資糧而猶然為禽獸所不為乎

燭盡光盡光非所以壽燭燭非所以延光夜靜時思之
父母兄弟而外得罪宗黨終身已有莫解者謂五方襟聚
仕宦萍交肯恕我一分一釐

凡看書須逐字數過去先如杵杵折開後如一索穿起對
照生上生下一線不差章旨節旨處處恰合然後謂之貫
通

看書且須講明幾箇字眼如身心性命道德學問致知格
物之類一處明處處俱明

如學而時習一句學是學箇什麼說性便當窮性所自
說善便當溯善所自始說學為聖人便當親見聖人之心
至今在處解之曰效效義如何解之曰覺覺義如何二義
分看如何合看如何學字既明則時字習字說字一一如
此推而至于五經四書學字之義無不皆然舉業雜小技
必有全副精神可惜全副精神費用在數十年內必真正
體貼道理悟明心性人方不虛此數十年學問
文章是心苗上一點清氣愈清則愈輕爽

求放心須是識心體如何為放如何為求有心則溺于境
無心則墮于虛心外之心心前之心心後之心皆放心也
此心乃無時不存之心無處不存之心放即對存而言其
不求即不存其不存即放工夫有間斷時省察克治有昏
沉散亂時皆所謂不存皆所謂放心也在腔子裏不是在
腔子外不是求之腔子內腔子外俱不是然則心于何求
知放即知求靈明嘗惺之地我自知之我自放之我自求
之不求只為不知不知只為不識心體若識得心體是無

明無暗無通無塞無增無少無去無來無內無外無存無
出入銀花盞底如意衣中隨取隨足則無時不存無處不
存本無有放緣何有求

只為有學問人陷溺愈深放心愈甚所以特地點醒今之
士大夫正宜倍省

心不在身中謂之逐物心不在理中謂之徇欲心不在心
中謂之出位願外所以說不得其正正心是還其虛靈本
體

士夫高者俱是霸道下者俱是鄙夫將患得患失做了秘密功夫即有標榜氣節擁樹身名差異尋常者呼朋召類是已非人不是為利即是為名名利場中如何有真正人品

不誠無物不孝便是無父不忠便是無君聾者不聞鐘鼓盲者不見天地日月渠自無相干涉耳

作不順施不恕其人必有奇禍有后患思之慎之

馬性逆風牛性順風如馬向北牛即向南一物之性亦適

陰陽

無地不生所惡以備用如寒毡煖葛適用不窮解毒之物
即生多毒之鄉此天地之至仁也

如園中造成山水倫極人工不過曰真山真水已耳真山
水自在人間

鼓之作論亦自為耳身後苟不可知何為規形自小
讀書自無百般病痛所以說義理養心

襟書不可不看微言妙理別有所觸不獨應事無方見聞

廣博

真正有為百姓念頭卽日用蔬菜亦當思所繇來况美餘
罰贖乎

好官多得錢亦兒孫酒肉事務耳到底兒孫亦不能受用
大半為幫閑人消笑思之思之何苦為他人還酒肉帳也
丈夫撒手懸崖方有掀天揭地事業若口咬一根藤脚踏
一桄梯終不成器

用獨則不懼若有所憑不待失所憑之日懼卽隨之矣

富貴俱是人看好如看優人扮戲相若優人不以是為榮
節也

余傷四男女其不見者遂為戒痛哀生於性亦繇于習
男女之感誰不思救然傷生命以為之反為冥累無已施
財濟貧發心經典可耳然救死亦無速効

早慧不壽亦未必然惟慧而薄者輕者即使不夭亦才而
貧

死時無不有所見懼為之耶業為之耶惑為之耶

失我所愛喪生絕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豈不可念

能空我之所有不能絕世之所無仙佛亦止除心不除境
遭逆境能顯其過順流埋沒者多矣

清而刻者不獨病人亦病已所以生無徒沒無後若清而
能惠未有不食報于子若孫者

靖言語則福全福是一身之福亦是子孫之福元氣所留
一有損折已福未福俱有所消

多言之病只是不曾料理過若地頭人說話一言當千百

句自然不多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
言言陽火也火吐之則燦積之自焚

知之極其明行之極其恕

孔明一生只是老到乃知無破敗實難使多少心機智畧
只求得一箇妥貼已耳

地方利害何嘗不知知而不行乃平日心腸不曾條辦得
門以外用寬門以內用嚴大分固然胸中着不得寬嚴
內外字着即有傷要于明理信心百不失一

余嘗臨海查盤歸日積紙尺許手揮口呖持授曰出呼應
迅速不煩再計幸無大失者閒時看過想過及見聞過者
多也

呂夷簡為穎州司理文穆公以為真宰相才古人蘊抱不
凡如此

趙抃為州倅佐其守不及守卒最聞余為倅幾四年以才
不能為人失佐助多矣思之輒自愧慙

他人一事失禮一語失言吾對之未嘗不歷歷分明所以

樞機宜慎

惟不盡所以全交

事必看到反面如放麀違命可以托國之類

胡人以羊為衣食以牧為田疇佛氏之說將何以救此又如業屠之家屠即世業何地無脩羅所以仁人欲出世界也

食肉之人汗多膩如膏油漬衣豈虫似豈藜虫似藜食牛馬大豕者寧不可思可畏

不信所以多言不慎所以多言不了所以多言
言愈切至人愈多疑所以知交淺深宜自量也

人須親近好友非徒直諒多聞要以不近利名不薰染惡
習者為上座不可無高僧只相對便爾寂然淡然

飲食是腹中事却要眼睛看得過飲食是自己腹中事却
要他人眼睛上看得過思之豈不是愚

作事矜莊鄭重只為胸中有未熟未化在到熟化時自然
平易不驚人余驗之為文為政無有不如此者

好事到面前不放過便是經綸好手

貧士維無利澤及人要當使腔子內慈祥豈弟人喫着不
盡

台多峻嶺余每過必步行從者以為非體而心安之一以
習勞一以均勞且吾心所安吾自為之不以為疲亦不以
為褻也

余居鄉混々善惡可否不大分別比居官嫉惡如仇事々
分別非昔愚今智權所易達順性行之不自抑克故見人

過惡獨多耳

范文正公以南園善地舍宅為學基種生公卿此等心術
百世下聞風猶消人鄙吝

余方四十而髮種種引鏡多白心竊駭然蓋神營精費薄
宦之累人如此

恐即福星不能恐即灾星我快意時人不快意此機之所
炭數之所酬不可不惕

居官者做順手事故不知民間之苦若逆流則事二関心

矣

或有嘲推官者曰推者推也推委之義上下可以不居其名余謂推即推己之推己之心度人之心所謂推也

恤下恤貧恤災難恤孤遠皆吾人力所得為之事

民間詞訟原始甚微居官者平易視之無兩是亦無全非作意掀翻傾家蕩產此即真正酷吏挺办其次者耳

尺水興波為勢官親戚作成說分上者穿窬駟驗之為士君子覩顏以為人事當然何也

官尊則吏重官愈尊則吏愈重若使人可呼額吏何繇輕重其間

作宦如上場子弟須有下場頭本來面目余所以行而不敢廢吾家農具也

人勞弱則訾食疾病則訾食富貴則訾食訾食者不肥是弱相病相非好相也

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然必以仁為本仁者無欲故清仁者不侮故慎仁者博施濟衆如不及故勤又有謂宜增一

緩字者緩所以救上三者之涿弊

禁之即止自無是事要須救得一半譬如拔齒先搖之
太上因之其次利薰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畜
馬者去其害馬牧羊去其敗羣烹鮮調瑟皆是此意

齒性便苦每以甘欺人心居火正位作苦則味出貧約時
心精細入毫杪而統禱膏外臟中諸竅鈍置心不能伸故
味不能出

胸中着風力二字所以初宦如生存活刺如冬瑟雷夏造

冰自以為霹靂手不知已犯老子戒所謂最下者與之爭也

台李無事余初任猶讀書數板出堂悠然高寄遇事有為飛魚躍意思在

功利之中人心如肉骨附麗微細求之處上流行夾雜者不破時砂飯俱吐甚之蒸砂為飯真諦性命竟何益哉喜怒哀樂之未發即平懷時燕息何如此平懷時燕息即喜樂邊事也或曰焚醒之交不知有覺即念有念即境人

生而靜以後無未發時然則未發云何曰未發者終古不
之發而發者無時不發非以其時以其境而謂之未發也
踈無益于事怒無益于我

藏密是學問大端然必洗心之盡此心赤歷々地白淨々
地即此是藏即此是密

觀業蚕之苦烹蛹之慘則布素終身可以養德可以積福
且罷帛多寒貼布多煖也

南昌姜夫子終身不用絲帛謂絮煖于綿又劉孟成云幅

巾內着綿食腦嬰兒尤宜慎之余驗之寔然

事怕急急則必有意外之不可知者報之

物之陰生者多脆夭秦乳亦然多寶惜擁護則少有不及
風雨寒暑之患入之矣

黃師別天台語余須特：提起蓋政務匆忙時時從不知
不覺中放倒所以反觀內始叫醒主人翁雙腫爛也此性
命寔功也

感生于不怒怒則感見形：有盡感着物：有傷漸變為

慙為苦而我亦中悔人望而知其可憐矣

易怒之人必易喜喜不為恩且并其威而失之

斷網罟而人始知我意不在魚終不若生平之未搯網也
長者為行而人疑之非有其具則猶有其心故耳

天清日朗時我意何如正天清日朗時人意何如識得此
意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體

肝膽分中還有友道若性命真切為人所見惟一二鉅公
諸方上座攻難甚于儒門線開口便不是其熾然辨難百

端正所謂此理不可撥觸也

病悸者夢見所悸之物畫亦見所悸之物；從心生心病
所結夢見者寃受之畫見者魄受之可見心能造寃造魄
寃魄所造皆有寃受謂天堂地獄止寃受而非魄受可乎
疑生于察察陰分疑暗性也所以人不可多疑過察

燕雁之來越千萬里生子則求嗣亦不可不廣終人事亦
終天事也

爪牙角毒萬物皆有不仁之器以自衛人無此四者所以

說仁者人也失其所以為人則瓜牙角毒應手而具匪
拂性抑以悖形

道殮則傷行旅信宿去昵：若有私可知人無不以情違
者無情生情則奈何以殘忍自斷也

心做不得主非心也抑不予心以為主也若憑他自然有
氣力

尋常一語褒譏便爾怵然心動况于寵辱當場火生轉盼
然死生寵辱褒譏不論大小動則俱動靜則俱靜驗得此

心定時此理明時死生寵辱其何有焉

求之自者有三自反自脩自忘是也至隨遇而安莫若拈
古人兩重公案曰何必曰譬如無有不得力者

嘗擬一小聯曰勝人惟有活在我莫如閒

此心平坦時無物不堪愛惜此心儉約時無物不可節省
一物不得其所匪獨有情有識即瓦石位置亦有其宜
致良知喫緊為人其流至于放任則認識神用事為自心
也

隨處體認天理功夫不免焔顧然體認者自心非在物為
理之謂

靜中養出端倪即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端倪乃全體
呈現非以次擴充之謂

主靜無欲自是聖門骨髓僂佛不能出我精微

象山學顏子之學然四勿工夫何等精嚴切寔若自聽自
明自忠自考則直任自然誤入墮體黜聰之說莊云寓言
未足為據

慎獨乃徹始徹終徹上徹下工夫學庸皆本于禮記禮毋
不敬所以全書皆以慎獨為宗

政餘筆錄卷二

金沙蔣鳴玉楚琮著

男 楚言軒

云飽者充腹而已豈必塞于喉吐于口而後為飽也富貴亦然苟膺一命沾升斗皆可為飽極而不止將返之老子云人之大患為吾有身若其無身亦復何患余引之曰身之大患為吾有官若其無官亦復何患刑官言官有筆舌之業平恕者當之亦止救得一半

在身二患曰拘曰蔽氣拘物蔽是也在世二患曰誘曰奪
利誘勢奪是也蔽甚于拘奪甚于誘

畢竟是性上有纔易得如水寒火熱其性具足揚湯欲寒
沸水欲煖便費多人力矣

怨生于嫌我意嫌時此怨府也怨豈在明又豈在人
貧賤是我之本末非僅不可棄亦割捨不得也富貴時佩
之尤為至寶

病中求睡一刻不可得不睡者病之為也不病時亦有睡

不得者識情之為皆病也

古德以看經為遮眼凜因思一切守中調息之凜皆塞意
法也余于病中得此力

嘗則無病起居飲食必有不嘗乃病此變之召也

逆口耳入不如識；入不如心有；入不如無心；此自至
理為文亦然；然不停拔不輟誦者未識無心之妙也
自欺與欺自不同；所不欲所不為而欲之為之為欺；自若
自欺則心識所迷；自是積生積習之惑；非用智始見我本

未面目則終身為自己血肉情識遮瞞過而不自覺耳
識得本無喜無怒無哀樂之體與夫喜而無喜怒而無怒
哀樂而無哀樂之嘗然後讀已發未發二句乃有些子入
處

聖賢語句徹上下隨人所見以為淺深：人見深淺人見
淺吾人隨所見為言若大學之知止中庸之慎獨自是三
教同源如水乳合定作宋儒見解終非透論

一切議論是非禮樂利政有得有失皆喜怒哀樂也四情

之故乃至通徹天壤只看一人之喜怒哀樂便知一家看
一家便知一國看一國便知天下偏黨反側止生于作好
作惡

孽生我心消受者難孽生波心解釋者難
牛非鵲御而鵲安之知其性重

佛頭鳥糞不即于人此有心無心之別
放不下處俱是病；放不下處俱是業

祇如應事時平懷時着衣喫飯時時；如此何用許多忖

量

識長力消二物不並然有消有長之力氣力非心力心力非道力也識亦然年長識長以年不以識若真正識得識盡心空故謂識因年進力因年退二物不並者未為究竟善操舟者雖觸不觸：處不圓：處不觸

驗心于卒：亦未見得驀然一念來無所從錯認為第一念不知乃結習種子發生也驗心于熟：亦未見得善熟無非善惡熟無非惡烏喙天雄誰非毒物

費鹽醬費鋸鑿便是為人拙手自生自成我生我成萬物
既已自然何多事焉

十二時中悟入處皆有赤條上淨洒上地然不得坐在無
事甲裏

心不得有所寄；非心所寄之境非心境也

我無住處則無住我處

尋嘗應用後有一點遲疑一毫懊悔所錯誤已多若靜帖
帖地隨事隨忘方為順應

只管較利害所以多岐是非路如黑白不煩我胡亂思量也

毒無寔性在物固然毒無寔受我亦如是

俱是着意如此便傷犯手脚若我本無心轟雷烈電直等閒過去耳

戟手拱手之間所爭些子人情逆順異焉靜言思之亦應破笑

寔人得一文錢猶思為明日之計生人前路資糧奈何不

早所辦必待辦不得特思辦也

市河內船善操之者亦患其觸若使放舟一壑觸于何有
一切事俱用逆不逆不成不逆不奇不逆不能越宗越祖
也

惟隨任而行所以人人如此事；如此若天造地設在哉
有不得不然者苟澄心敗眼思之人；如此皆利欲中生
活事；如此皆虛華泡影中展轉作輒轉用也要有則有
要無則無上有奈何不得之理

目深視仰視下視左右賊視雖有陰陽之別而種智者多
不仁惟平視為貴

過恭者必責禮于人

才高于我者能制我下于我者能用我如不為所制不為
所用則任獨之功也

限量生于自心如節飲食須自節之若待人節無異于嬰
兒

壑注而不盈所以名欲若以器貯水則有溢時

多營多費多費多憂一有憂貧之念則苟且財求之術起矣

尋常講究身心性命何等精析然說得行不得試粗把色利名三字清夜思之不乾不淨不透脫處了了自知用天下之所棄圖天下之所難如求將帥爭縱橫之口戈奇材于鍾漏之餘中智皆知其無益也

救災是本地地方事良有司肯做則無不可為者不人必濟必有濟也

專事請呼既難必得况蜀賑亦有窮有限乎

智貴猝者猝見其智也非豫不生非流不出非多學問多見聞不能剖絲而應疊

閱古人應變之方必須再參成敗別畫奇謀若一面順流看過必不能發生神智

彼我答問之際期于對針簡而盡婉而多風若主於見我彼懷不盡必有拂於衷而不解者矣

圖進取戀功名豈有道所為陰陽傾覆假勢乘權以是而

稱正人作用吾不知也

陰疾重陰禍亦重

其人有奇癖者天必以奇禍應之

富多無子金氣勝而不生

貴亦多無子者其人或刻薄多陰謀不則至清者無徒也
生人有自鬼道中來者其才位亦不下人卯酉之間必發
藍氣是其好殺之驗也

怒而面白者其怒不可解是亦殺人之人

若有待則有嗔有喜無待則無嗔無喜一身之內自足將誰待乎

窮味則多無味之物意不在味無物不可厭心是嗜糟啜醜之說也

如不能飲則無所需酒且有聞酒香而惡之者一以為甘一以為苦世間豈有正味亦豈有定情即一可以俱况矣喻心者以蓮蓮莖根花蒂俱空故也以芭蕉蕉以開卷為身以代謝為心聞雷聲展：不自展畢竟無有身心故也

只為胸膈間無一物梗；所以揀擇尋常飲食若有物橫
在中時時提步步轉一切放下況區；世味

不足者文之凡人矜莊誇詡處皆其中寔有所不足也
有背面有高下有南北東西即是有迷有悟有明有暗
一切闡明道德之人如雞報曉于人有功于曉何功且報
曉亦非為人止是自造己性

熾然燄發時以為是心不知乃無明黑燄之熾作將障汝
心將燒汝身

人我山高雖有見有不見不必問彼受者問作者而已
儒者只認得昭昭靈々一段不知識神所為心念凝然者
當自理會得

主人翁喚他不醒不喚耳喚即醒不喚亦醒已不自覺又
惡人提此所以常夢也

心是寔心寔有是心則凡有身者皆得依之以為質矣理
是寔理寔有是理則凡有氣者皆得本之以為質矣故曰
不誠無物

萬物芸芸皆承受日光日光中無許多子以萬物之為：
日光所有此靈知所以塞障也掬海水為用亦然以所用
為水體以芸：所作為知體是未知日光海水之義
見則人人見識則時：識只是不肯領受不善承當
將理事分作二極所以說別有世法不知世法不礙自心
病時苦作身見命見其病必加且生種：無益心腸如將
此原物交付還他任憑位置損壞亦得完全亦得
死不得所以怕

好名甚悞事他不論八識田何等擾、不如安心靜坐之
為得也賢者當自知之

香因風風能散香香固以風盡耳不可不思

犀病而角有通象驚而齒有紋光耀之生皆因七情不得
其正

蘭之多花花之多蓋者其香易盡久而不盡者無多花多
香也

臂寒而痛始知有臂、痛愈而始知有臂之樂故不知有

身身乃無患不知有身之樂：乃無憂也

喫食得飽而已辨于人曰吾飽也不已贅乎

文章氣節足以殺身學問亦足以殺身者其學問為人所知也一為所知揭竿而影隨之

學問是何等事標旨建宗呼朋引類是密室中功夫衣帶下生活否

放下不放下自己知道能放下不能放下亦自己知道然世間無放不下者放不下乃不放下也

蓄藥雖多用之者少如無病不須服藥對病而已不必
物之嘗之也聖賢語句亦然

不奈感何應之無有其具故也

平則漆亦自平

幾與事不同事一而幾萬也見之知之審之防之非至靜
者不能燭

非舌所及者非舌所味也然而食必萬錢盈必方丈其何
以解

食主于用而曰有體尚體則費多矣食主于腹而云在目
悅目則費又多矣

凡戒與悔皆為下根人說也踴而後徐其步噓而後緩其
殮可謂智乎

一切事漸趨于澹俱是好消息

病多躁多怒躁怒甚其病益深可知多躁多怒之人皆病
所為若此平心復當無是事

道學有能詩者若以詩為道學非俗則腐

氣晝夜聚始有力睡則散緩無用故有取于坐

讀書夜坐久夢寃亦擾者八識田中存字脚并存形相也事與理均之為障

傲不必矜容盛氣孤情絕焰獨往獨來其為世所側目者多矣

凡有對待有言說有名貌者非至理所契

烟雲供養其人多壽者心意娛適也人生懷抱何可使惡窮約時思慮必精心以致一而巧一落富貴人手郭廓存

而神理失矣名士之文亦然

立志則視乎上我者享用則思乎下我者

執着便是病為文而有所主有所專主即執着也

我命物命理則一般物痛我痛情可返觀危床思起畫獄

求寬俎醢炮炙等肉同刻三寸之間自口達腹四生之報

如注斯復君子秉心不緦不殯有知無知弗食是福

不徒說

舌外之味味非舌有彼昏萬錢目營意受烹解擊肥殫極

飛走之苑而生一翻覆手伊銷石豕我肯枯魚方諸二籃

奉亦有餘聞聲食肉惟創與屠好生者性毋忘厥初不食
黃魯直喪妻後作祭願文絕嗜慾不御酒肉余晚遭此處說
是以兢于不殺生不食生也

一好一累若多一好則多一累

螢焰為已蚤忙為人為已則得為人乃烹

燕不如雀雀有求于人；彈之燕無耗于人；鎗之

以激而殺身以激而殺人然則勝與濟有二道乎事固不
可不有以處也

上之所惡下以為高是以萬乘爭三寸舌也其虛其徐或者有濟

平陂注復須看大機括若占一物卜一時未可為君子道長之驗

侯城董宦年已近百為予言薄滋味平惱怒此壽之所以致也

幽有鬼神明有日月毋以一時喜怒搽生死出入之衡前有千古後有萬年毋以舉念欺瞞貽子孫壽命之悔

念頭常轉處即轉延蟬蛸一息如同龜鶴之年續尾欲書時勿書護胎卵餘生即致鳳麟之異

三思自是好事惟聖人可言再耳

精神有不周密處非有物在中即有物在外者牽之內者塞之

遠庖厨遠之于心耳不然自違其慈受矣

蓄魚飼畜以殺道生之生道殺之豈必觀其登俎入市而後觸念哉

朝堂五性所聚功名百害所業

出于機入于機非獨生死然也一日如在風輪暫停一息而不可得

愛祇一心愛已愛人愛物守無二術守官守道守身多無有不錯忙無有不錯巧持于後不若拙戒于初此言語所尤宜慎也

自我起見戒否皆罪業也太上因之即真有所見亦可徐觀

鬼神靈响必在聚處無鄉之社黍肉不至誰為奠之

受命于大父母者食之為和為德百穀蔬寔是也禽魚諸種各識其親情生情結怨毒所繇何能滅報

風勢殺于城郭曠則多威然害生隙穴則極其威者不威而威性遷者肆毒必甚也

均役備茶是今時急務官勢多右民日輕役日重又古以衙前為重役而今乃及網運虫者以入城為苦而今之入都則勢非均之豪右不可備茶全在積粟今一積粟而

罰米罰穀計之如山如坻而民不沾一粒吾不知在上者之設心何若也

長厚是美德而官以為嫌則憤之別名也

心不相應者在手有或刺者矣寃焚亦然仇我擊我皆識情構聞所為

水之流橫斜曲直無正面者山體亦多側立一氣流行于此可以知善惡少多之故

後世道學所不傳而悲歡遂極于風雅性不傳而情傳情

所見者真性所見者不真故言性難也

物無不自閒靜中體認出者田疇風景一入陶靖節日中
便與千古山川全命

琴鶴自隨異矣琴鶴亦以累舍之尤妙近見一鄉紳往返
半肩深得清獻遺意

授意為之其人必不如意聽其自然頑鈍亦自足用因之
為上信矣

燈光之于日月不碍不別聖人假物為之功齊畫像是替

化育之義也

梯航之利以有益無然各有所師都非意造所以究竟自然

沒命于所是者非之而益是其是非其非也見此不能見彼宋儒猶且不免

天地之大而度量不越于尺寸一以貫之何疑心性

不經淬化不經錘鍊者無物不空無空不中無中空不貫有若之似夫子孝弟也子夏之疑夫子篤信謹守也曾子

之傳夫子忠恕也後世之稱儒行止于此矣
人居天之中心居人之中空居心之中

旱甚于水盜賊甚于水旱兵又甚于水旱債帥又甚于兵
後世用兵以長器為勝然用長而不能短所恃愈孤
兵須練：須戰：須百：戰之餘弱國亦有奇勝

天下之勇易集集天下之勇以聽之智則坐獲文武之功
國之削弱基于棄勇

逃兵之為盜賊則勇者盜賊之欲均而勢獨也不均不可

以使人不獨不可以行法

書板上底用不得者方是而病非也人不識病耳古方自是不差

簡之一字不獨宜民保身養德尤為要術

士莫先于振耻不振不耻

得罪于百姓與得罪于天何異清夜思之千夫所持神其怒之

只平嘗心是道二情人情一也

機心動處鷗鳥不下無知有知皆能見隱何處容人四五
責禮于人自是驕心浮氣不化

終日言而人不厭者以其托寄玄遠也若臧否人物一語
遂貽伊感

縛小木為大木成棟而不堅治天下亦然寧求大木毋求
衆木也

用人當用朝氣官尊暮氣也年高暮氣也困頓科場優游
名勝暮氣也

碗碟有放不當處卽是不得其所故知仁明處當卽在人
行步舉動間也

損折皆懸于怒哀智者之樂卽仁者之壽

自顧我身有何不足資男女資飲食至切之務亦屬其餘
僂之忘世佛之出世吾儒之救世異用同功無三不能成

一

無我見我之皆備匪以有物

萬物圓生者多骨至勁也無有不圓此亦舌齒敗存之義

可為拘方者戒

利風占風利雨占雨其有不占風：雨：嘗然爾故忘於風忘於雨者安之不忘於風不忘於雨者利之利而後有不利者存則占風：不為順占雨：不為應矣

山下雨山上雪上之大雪人氣溫如也故近人者多煖掃落葉不盡也終有盡時但域幾分担子亦是治心之功有心勝人：其肯負至有心殺人則雖仗執有靈吾不能不為當事之慮

爾
廣坐中發言不易不言又為所疑正須以閒語不觸勝人

橋梁道路郵亭館驛皆關長吏精神踈密此卜興亡規治
亂之一節也

令有言府功即以府過者其心未白於氓庶也見其素則
無遊疑無過怨矣

士氣益橫濃澹遠近之間不可不酌量人品

長吏以詩集送人無益有損俗吏之於風雅遠矣即不以

為獄以為崇爾

病齒稍愈啖物快然病而後知有齒愈而後知有齒之樂也

吾於括蒼山上大雪中見天地混合一白無際恍然得吾心體

幸而無禍非無禍也吾遭顛躓三四矣或佑於天全於人終是偶然倖脫

諉之無可奈何慰之古亦如是真正關心、誠難強

讀書所以繫心四十年來得全於書者匪徒博涉養德保
軀存乎其內

世何嘗無才才何嘗不用心之而卒無一人承受此事得
起則絆足掣肘之為也

吏治之不清嚴於小而寬於大大則吞舟莫問
訟之不節罰之不除差役之不禁交際之不絕求善治無
幾矣

險在外不在內難在遠不在近如崇山及嶺徑絕路通而

在內者不險在近者不難故知一切未可以為恃
刻尅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此於婢僕尤當內省
令之擗其堂者曰耐煩又曰戒暴怒蓋怒所失甚多但耐
煩便不暴怒也

仁言不可無解紛抹亂一語令人心軟

下人之苦當時、為彼道出彼服我之明不遂責我之仁
且如逆旅中僮僕宿處未妥即是我精神不曾到痛癢不
相關也

巾服亦不可太褻存乎其辨之也不辨不能生敬且以防
猝

因勢利導是作令傳心之要自我起則我當之矣
威不如明多有以威失者明自威之之所以不猛

兵刑旁禡諸子皆托名道家以聚於陰也陰之為高烈如

此

金輪持水輪大地土石五金之遺滓也

山之靈奇塊異者不生州木精見於外聚上絕下

無山不有風穴水穴藏氣者中空故山頂多有池、多有
花有魚生氣無不可蓄

世福無多安頓得些子便當知足

蠅之觸窻力窮知返蝸之升壁涎盡枯高

香不蔽口酒不封餅氣味立盡

人疑謗多繇於前因福薄多口饒舌是其福氣所以成薄
也

事須用智習智嘗須機要之書遇有繁結可先為筭料然

後觀其解救則應變無方矣

耳目既廣思慮必散止當以閉戶靜思為主

與父兄離嘗為人誘悞要之寧貫我財無補我聽可也

讀書成病在不反求諸心實體諸身若身心有益四體安和瘥病惟讀書為藥

膽不輕許如剛不可見然識生膽無欲生剛決定站得任乃看得出與破也

不妄取先不妄施以人為貴人以族為先族以清且貧

者為急

薄葬之文在古同於尸戮蓋世無不掘之家曹丕休並猶能言之以為決不可儉是體面事決不忍薄是未察終如始也

讀書作文外又須時習一伎卒有流固可以資身保穉學射本分事器生情物養志非徒却懦周身

保身愛名如燈在帷以名害身則觸物先人之故也

小恩小惠亦不可無如行炙之人有欲炙之色即與之肉

當厄之與毋以為微

吾讀宇文護母子報答書泪濕袍袖哀感在今子心不二
絕裾義斷豈果生人

人生不識心性并
不識憂患諸爻萬象為此而作涉世可
易言哉讀易而知憂患猶有得我道以亡身者則知憂患
不知心性之故也

才多害多能多役多

四勿有大頭腦明在其中剛主乎內

聖人不言本體不及自然如有所立卓爾本體也欲從末
繇自然也顏子之達非苦孔也

每見官紳促膝躡談私事干求闖說肝肺流出然則高談
濶論人人聽得則此人入門開場話耳

凡人火熱者少寒多小兒死即者少飽多

自恕最是害事

大治官室之人官室定無當意者食色亦然心去意移物
何繇遂

人生俱是欺、人欺已、鷓突到底作體面人說門面話清
夜思之寧不自愧

垂腴者多舌流視者殺人

人卯酉時面起青色藍氣者奇鬼托體宜避之

鼻喘息多者不壽目開合多者不誠

審夢之道多以陰陽陰勝必凶陽勝必吉雖云其理有十
而大分所宜要之則一

事不可厭耐心處之皆有本位皆有餘味

成佛作佛都是直性男子掉臂即行更無回顧
看書証彼一邊事也妙在以我自証

多蓄經史以衆証、一則義以相參而備

摩尼珠以意求之無弗遂願看書亦然隨其拈拆一字一
句皆可成理成文

先儒學治易必自中庸始學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則
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六經四子寡有配合
之妙

中庸一書所引皆德福兼全之人前之邈世末之明哲其
義可思

戒慎恐懼慎獨都是敬之嘗惺之法也分存養省察者非
喜怒哀樂明說是情之如烟之盛火微以四情為四德此
後儒之大誤也

中庸一書前後俱是籠心入內以費隱一章為大鋪張則
失之求外

論語章之關係如弟子章是補小學一段賢賢章見後儒

箋註義疏之功等於文字傲然自聖自賢誠為慚愧
窮經當與史合如有上流必有下流作文當與經史合如
有衆流必有一源也一篇文字不與經史那一段合不與
諸經史那幾段不合而合者便是一場閒說話
不具殺人心不能劈破古今成案沾：兒女吾以下其異
日會場中全重膽識驗才具筮功名也
贊誦是口舌功德功德何嫌太過

政餘筆錄 卷三

金沙蔣鳴玉楚珮著

男 趙詩真

後人事事簡便欲占便宜儒之良知禪之直指皆以博地
凡夫立躋聖域此亦理道之求速化者也

神通非佛氏所貴然宋元以來高僧亦無大降伏繇密教
不行聖胎不養登高座說法為人太輕易也自印：人俱
犯此病

佛入中國以後文人學士達官貴宰俱從福慧中來注：前身有驗不可以藻唐以前投命僊靈者執一也

三代以前每與鬼神雜處妖崇不可勝記聖人降伏化導人不為鬼神靈怪所戕佛力勝道：治鬼多佛兼治鬼神道治神鬼術多佛兼治鬼神而不名所治焉

日月皆在天半運行如磨謂日入地中復出當無是理天如蓋能覆四垂其下則金輪水輪風輪風即是氣：止一氣旋而不息故曰地下皆天所持者氣所持也非天包

地下之謂

日月嘗明無隱顯中亦空洞無物以為有隱見晝夜目有
及不及而日月中影亦然目中童子豈亦有物為之歟
千里之申十里外之未也萬里之晝萬里外之夜也以隱
見為晝夜其道應爾

星月各有光謂月以日之光為光星以月之光為光皆察
理未精者也

大地向崑崙四角出脈從高而下水因平土故三面有海

而背脊所連乃峻極於天

呼鬼名鬼不害誦神號神不遺

天地間龍種最多高：下：無處無之帝王仙佛胎化不一
一劫始劫終為詩書經籍之淵府

開創神明之主墮地多有奇光異端百靈役屬神鬼護持
宰世一二十年後衰劣相日見或禍見於身或及子孫者
非前後背謬福報盡德量窮嗜殺好淫之過日熱墮落故
也

以殺伐得天下者業報必侵及其冢嗣或妖或奪或誅悉券也

盜賊之起必以誅官吏為名此夙報所為積怨所致故世家遭難之慘倍於編氓

饑饉疾疫刀兵為三灾積漸回環相因並起此人業積為劫數際此數者一委順一修省一幹旋執而不悟未有不駢盡者也

中州士大夫有以銀斃地者所役範工即為賊掘財之

不可積如此

漢口兩涯村落各二十里商舶千艘女伎十餘班簫鼓徹夜不絕乙亥春寓漢陽心竊憂之今果立盡邯鄲之荆莽載途亦此類也

浙西三府為國賦本辛巳年流亡死瘞不可勝記杭城白骨枕藉過崇德城門嬰兒以敗蒲包掉棄者數十余為大哭而去

台温石米至五六錢今不論歉稔冬春俱一兩四五錢非

物力頽匱良繇南渡人多欲賤而不可得

今之為理財者無他謬巧止有變通一着子化無益為有益而已又各處私稅甚多上一下什官一吏什若收為國用亦濟一時

歲荒民散無空土空居若使不占容籍不編里甲其後患有不可言者山居茅廩所在為難

田則官七民三役則民七官三甚至紳衿優免而積重於皮存骨立之民且放富差貧官紳又因以為利室揭竿之

晝夜不靖也

盜不可諱如疾不可諱，病者亡諱盜者殃吾尤惡乎庸吏

寧海董百年為予言致壽之道在喜在忍台應宦八十餘亦書嚙液凝精二帖為贈是其道在靜非靜與忍與喜其為得壽亦僅矣

閩中最多奇應余於浙閩見撼床豎消息子及聞米衣人見謄錄所於閩見揭潛銘簾屋撒沙驚起及余夢解元典

化後乃出興化司理之門昭：冥：神明式馮入闡者凜凜

相取神以秀以威不秀則濁不威則寒

窮通壽夭相隨心轉心易相易識相者可悟存心之道

額起骨白兩泪流視者其人不可與交

者叢眼斜及偷視人顏色者非佞則奸

火形人者目口鼻炎上者狂燥不可數犯

徐僑云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上下晏安又

曰廟堂為交易之地臺諫為囊橐之所三復數言流涕不
已

宋人多尚氣節其侃：不減於東漢人以為道學之功然
周程以前士大夫亦清操凜：吾不知今之為清操氣節
何如也

兵勿戢自焚非獨殺傷為慘習久則人易之易久則人各
為其所欲為矣

賊見利則賊不可除人見為賊之利則賊愈不可止今之

願為賊不願為兵願為兵不願為民此故也

熱投涼劑寒用熱味與夫用熱不效則涼用涼不效則熱
醫庸智亂所謂百藥俱投無有不斃嗟乎治天下亦如是
矣

古賢相氣脉必長所以事有收局今君心尚不可知立脚
未定而或依倚內近獎成黨與命自他人權非用獨吾未
見其少有所就也

郡邑財力幾何經三四次攻財盡力盡上下隨之矣善為

守者當因木石于山因水火于地不傷貧富之財不困一
城之力藏機蓄械如揚糠播灰滾木礮石毒湯神水藥弩
輕車竹笆悶棍撞竿尾炬之類只用工夫製造不費科派
者守令有心人能預為多備則不專恃銳砲硝磺乃為不
匱耳

一侍御為予言巡城時以火夫擅禁人故不許立鋪柵門
議即沸然乃知凡事皆動手不得此文為太密之害也
金元入中國時攻城邑破掠盡即退札四郊蓋以據城束

困六元野戰自如四哨張威益勢今流賊亦然不知者反
笑其愚以為賊無大志誤矣

不重守令故守令不自重舉數千里大藩而聽決於少年
輕進一歲一易之直指使者又不能自主而側耳注目於
朝紳之貴者一言毀譽而舉劾隨之守令易置如弁髦然
則守何以發主名而令何以拔大藩也

地靈不過二三十年過此則為衰氣

凡人顯達之後多僭飾先墓無有不整整傷者國家亦然

余因灶戶之苦正額二三千金則費八九千而正額仍歸
烏有力為詳草因嘆天下事之在家辦易在官辦難者
理財之道越重運則越冒破更乎多制未有能長一次錢
者也

余以二月過樂清縣聞縣徵明年錢糧已盡募不得預
徵又明年者寄生之國民何以堪始則人之急地繼則地
之累人官速敗邑速窮潰海民多逃惟念之可為寒心
天下私稅之多皆借托有名上取一下取中甚之末后一

筒柴一束利孔之不可開如此

占勝負者必以風雲氣之上感為速也

禽曜之說占測尤多蓋星有好惡即有迎拒向則吉背則
凶

流寇所至必先有鳥集如鴨此鳧後之先見也

江南自孫盧之後慘禍莫甚于方臘然兵荒不至如大河
南北民桑易寔地僻易藏

煌至蕭山縣一夕為風雨所折入水俱化神為之耶非耶

遇癸未多易塲期莫知其解也後不可不為預備
蠟之集火蠅之觸窓豈性寔然迷于所似之誤人無始
至今甘于墮滅

龍之攫寶好甚于人一砂之微必以米覆乃得過湖
墨勝金為墨之妖茶勝金為茶之妖好尚所窮遂生神巧
久而不能精典傳者妖盡而復嘗也

余入武夷觀茶貢舊園止存斤地反復為之夫息旁有井
云御茶盡則水竭今願渚亦然豈水亦為丸物以壻君玉

耶

台溫間二三月晴雨時觸鼻有氣頭眩眼花着衣即癢濕
余讀書華陽五更時衣被水潤久則腫允山有瘴何獨嶺
外之毒人也

鄭剛中曰宥罪者人主之恩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
今皆為好先生則事無一寔其有小任事者不以為苛
察即以為專擅而已

南人相業專以牢籠士大夫為主上者寬容自以為不作

威福可以全身保家然門生故吏互相接引大利害建明
亦未能上匹古人稱煌々卓々也

將材在南亦少倭患時得一二人至今亦無繼之者

鹽利尚可興以私鹽為常事以捕私鹽為生事此鹽利之
所以不可為也食鹽日多行鹽日少有是理乎

屯不可為々之者惟營屯易々若并斥出神稔之占屯者
以贍新練之兵則兵不餉而充然矣

後患不可勝言苟行限田之制令巨室大家退其濫制者

助為義後公田則白糧花布胖襖黃絹諸解南民有生色
矣

丹溪生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甚天怒已極必假手
殲之盡力善以延其流乎吾三時必慎斯言

可食者食之不可食者治而食之不用其益即用其損物
無不喪身失命於人也虎豹一食于人並惡之所以克
已信為難事

習而不察是大病殘殺之風皆生於習屠臘之夫習獷則

廣故也

舊焚一僧引至山絕頂州舍一間內有一讀書靜坐者出門指北面日輪大如數抱精光逼身曰此汝性也余覺為之汗下

壬午除夜夢三僧教余坐禪法獲鏡甚旁有時人以丸三粒投余口中驚起披衣接歲腹猶覺飽

至平陽晤太和山人鄭教諭年已八十著書不倦叩問所養曰無養生法惟平生不願作一惡事

君子大受受得即大也饑喫飽喜呼叱之間英雄早蕪
及所謂受不得無如何也

茜之紅不如紅有紅於茜者而不染紅也紅在性不在色
也洗紅而紅乃出者未始有紅所以為紅也用才者驗之
蟻蟻之類日各辦其所營而未嘗言語之行而行不如
其自行也太上因以為貴

奢侈為兵崇先兆往在中州見有買廣蓆者云冬煖夏涼
一時貴介昂直夜啟戶出而蓆已他買盡矣鄙心竊甚其

後後果有壬午之禍

癸未三月叛卒擾于池陽都人遂從一輪出城闔索數十
金閨媛靚妝行坐雲陽街上嗟乎舍周何適叔運之所以
難迴避也

兵者專門之學比見數公故遣事容易身禍國禍為之非
才分有限以未經練習盡然冊中說話舍卒練事不蘇也
戰兵不可雜以守：則膽消筋倦解生氣過尤不可雜以
屯以集以哨以役益盛氣如火、透乃明

所養非所用古今悲痛此語濱危寢弱而文士益足高氣
揚三里之城紳衿填塞戎馬至心膽墮裂矣夫誰為守况
怨怒積而民將反爾乎

事、議不如著、做且如救災時鄉紳上書媿、動千言
至勸助簿至恡弗書、弗與如約甚至圍城旦夕大老持
鼎杯一對應付目未曉而窖金俱為賊發矣

馳馬者意在馬先馳駿馬者意在駿馬之先人心炎上疾
急如此富貴功名有限何能如所欲副之

目露者多暴死遣臣萬命所屬慎擇之為宜

黃河穿絡區中其所決氣決也宋人回河亦有憲河行氣行是大氣之所屬也

利盡山海今山不敢治海不敢市皆以兵力弛弱之故惟富則強惟強益富

利與威能盡之蚩之民等而上紳衿不可問矣物極則反民安得不化而為賊也

安富與恤貧一也殷戶有幾而私借公借官紳衙役燕人

不可挾持未知古明王不厄竭富商大賈以鋤國勢也陳
同甫嘗見及此

十五年旬圖審編諸衿作色曰奈何與疎民伍另立學圖
孝第力田士豈有不出于農者士多農少免多役少役多
任役者少至畝費六七錢吾不知台民之寃極矣

鄭太和云安於所爲則物不能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
也見怪不怪存人之鎮定何如耳

享太平福不自覺觀向者離亂王侯貴戚子女盡為俘馘

正氣年錄 卷三
寧不心驚及近年森豫以人肉為市殺運未銷吾輩豈可
不為救計

行海溪見縶網口大四五丈長倍之容不容巨指計一縶
所獲當沉沒一小舟然則海濱之積業深矣死於寇火於
風波何憾焉

糞田者燒穀為灰聞穀聚如丘近潮撈取不竭有生之類
殆恒河沙不可計乃知天地之大

魚之重鯉者鯉不相食所以為龍嗣也

食物中有現諸佛菩薩象者彰化機也何可崛強不信
前輩論學曰治生為急論居官曰生事有無私計足否乃
世業恒產衣食不至飢寒之謂非指盈阡越陌廣厦弘軒
也且此亦他人籌度常人較量豈為士者可以此自急哉
今所為禮皆奢也翩翩公子以為學禮寔是學奢不改素
風是為禮矣

大名公多迷色此如獅子跳擲以繡毬磨耗雄心然妖態
醜態為人指摘詆笑後世誰能自洗白者

用忍宜于己不宜於人用怒宜於人不宜於己

孔子于荀傳著慎言者十二於魯論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其有得於猶龍氏譏議之訓歟

余以多言多怒矢戒而怒或即平言時招忌每讀肆口福薄之語乃知夙業所為大人相自無此谷、作聲客、不
下態也

傳載祝期生以口孽致舌黃刺血之疾近傳一人寔有此
症按其生平頗為不爽

殷秋溟以嫉惡為損德招尤之大余犯此尤深遇不平事甚或頭眩目赤唇皮掀動以為是非之性使然不知有道仁人遇此反生憐憫矜容動為氣使殆胸中惻隱心未切至也

謹即不是文之曰雅曰善何異或助之瀾

言以輕而博重徇以淺而違深機以偶而成不解

中黃之訓明不觸物觸物匪明；而不盡其明是為至明損威損福戕身害族得禍有甚不甚是無一非言之所召

松生于東苓伏于西精之所蘊不以近取

昔孫督學鼎盛暑閱文必整衣焚香正坐朗誦曰神明在上予小子不敢不敬余赴闕開海暑中作文六首改尚書文十首選名稿四本兢溫習舊事亦以內存敬謹之一念云爾

閩灘三百有餘皆云上水穩下水可虞人之易失足於高
危富貴也亦然

閩齊瞻言廣西城外有神蛇廟吞吸酒肉舟人屏息而過

行旅貸之母息踰期則蛇券至齊翁矢志欲焚之蛇丈餘
頃刻繞舟拔劍叱之不退同行代憤乃舟入廟古聖王
驅除民害斬艾鎮懾不及遐方所以淫祀即近城郭也
古人備百種以防旱潦今二熟惟穀與麥台旱勸其另備
旱種而民不能具惟搵馱挈妻子傭於熟郡民不能備而
官不知僭生民大命如烝良可悼也

湖海盜黠山盜多捕者畏地方藥方不敢入聚即千百山
縫水溪非嚴保甲申祠黨約擇材勇齒德者為都保月具

無盜甘結將來蠶：未有已時

盜無有不起于微治盜無有不敗于輕費而少嘗也非以
石墜卵不能遽撲今不報不勦不搜山窮壑如毛如蠅何
以立盡

浙東困於防海上游數千里環壘萬山無城無兵一夫嘯
而民難婦子保矣

浙之山海閩人居十之二三食于浙而蠹浙尚未知彼終
耳

才不無守者多亦以性忌防簡非獨利心之汨沒也

敝衣垢履以為道學娛聾悅色以為風雅使酒罵坐以為
氣節流救使然莫之底止

條教惟簡易為先有餘地有餘利有餘功乃可奏績若微
筭盡情曲防密制文具多而跬步驟

耕奴織嬾事有當行舉天下兵權而屬之文士為督撫又
文武二闡所選皆青、之子習文求武遠越北轅今之總
兵皆副禪耳屈極必伸吾虞悍帥之突起也

事權撫不如按。又以在外而輕地方事惟此二人主張而上不能得之部覆下不能得之有司文書承應而外曰心已盡矣無可如何此諺所云做不得說不得認真不得也

加莊重訪愁貧道苦上之人而既如此矣大慶則小汰此意尤可思爾

米不可種仁不可孽精至無人忌於太察

龍象六十歲而骨方足蚤成者蚤敗生骨已然矣

儀秦之學至今中于人心在言路尤爭氣息安男子將之
以奔走公卿間而士大夫卒為所用所誤洵為同敗殊可
歎也

海寧長安鎮獲番舶不貲參有至千觔者世言市舶之不
可復嬰兒之智歟

水母以蝦為目海鏡以蟹為腹履以蛭；距虛為足今士
紳之役人與寄養於豪門者大率類是

海寧董紳家開芋花九朶傳楊庵云昔時園芋一畝畫花

後皆得上壽芋花固壽徵也一云地吉可卜宅

諺稱一惱一老一咲一少靈蛇以怒斲身怒平身績可以知其驗也

陳臥子為余言李三年未嘗設一席學以治生為惡凡百好事皆當自節儉中來

癸未蝗魃並興海鄒田皆出塩雨洒之其禾立稿前時余有勸余清塗田數萬畝者余以滄桑百年之變辭之不謂集土又易化塩乃知言利者不可不籌常變始末也

郡中天燈巷雷當晝震歿二人一為訟師一為逆母震而
甦者云火光如斗黑氣如煙繞身五六轉手足俱焚上有
神二小者亦震碎人神之不死于天威如此

台四嶺多龍潭旱則羣取之禱呪閔公躬取一蛇其水果
沸起三四尺或云以針投之則雷雨洗盪傾民舍龍可怒
宜可奏禱而獲呪而下有欲之凡龍耳

七夕前一日得雨如盆注郡人懽聲徹署梵率天雨摩尼
護世城雨美饒與此雨何殊諸天相具在人間

天台華頂如花心 葦山如花鬢 允發九峯如剖瓜 而出歡
溪者為最秀

桐栢宮歷盤十餘里及至山而中凹如盂方六七十里田
疇饒腴溝水環流之出即為瀑布宜夷齊二聖之樂此也
瓊臺雙闕諸仙丹灶座幄在焉王季重品為台山第一從
谷底拔起千尋龍池四浸峭壁危巖不可正視

桃源循水為徑然指點不真蓋有蹟可循則漁津為世境
矣

余以率兵過南州丁氏族菩提峰下有朱晦庵溪山第一
四字蛾着在前屏幃在後天台四履無一境非堯源也
雁山空靈甲秀而僧無掛搭處草木亦生奇峭過于台
而蘊蓄仙真佛記蓮絡神阜帝壤不如天台渾遠廣博者
露與不露厚與不厚之別也

高山類誇日出華頂僧為言日出亦如盤轉瞬徑一二畝
星的如拳乃知日光星體之大愈高則愈大爾

政餘筆錄 卷四

金沙蔣鳴玉楚珮著

男 楚珮

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發而中節情其性也中為大本性也和為達道達情亦達性也世人以四情為四德以一中為守中以未發為無中生有靜極生動皆未達於天命之本然也

言中不言和者中蕪寂感貫動靜包四隅齊允聖在平情

酌理之先處無倚不偏之地謂之太虛亦謂之平等
中和為道家骨髓然中為有形之中而為調攝之和命宗
得之以壽其身等於天地

仁者存心存个甚麼識得心便存如心體本敬，體存無
適非敬非主敬而敬思敬而敬也

說龍肉不療飢聖人說仁便說到寔事實功寔效驗寔，
此施彼受一感百應如恭寬信敏惠仁字註脚以註義字
不得也

生不可言性。生之亦不可言性。無生無不生。載性而
來。車非人載。人舟非物載。物以人物為舟。車可乎。羽雪玉
之白。等與不等。俱不足以徵性。

識礦以苗。不任鍊。銀則是鍊。苗則非。以苗為銀之精
蘊。則是以苗為銀。則非。見性人如礦師。必無以銀苗為銀
之理。

飛蛾之于燈火。以為日也。渴鹿之于陽燄。以為波也。波亦
不逐日。亦不依自然。不為燈燄所悞。

四情未發時如寒燒不盡春到即生即有即無乃為未發
瑞安張子士剴呈曰其心歸文余應之曰味不達仁之
義中非無物循日月至之語箭必有痕

孔門重仁孟子重義後儒重禮重智又以為土於五行無
不在重信者因時提唱宗旨無岐

不動心是活心不動是死

治心之執務在覆敵如什倍師壓陣、散矣故非生人恐
怖心不能設也

鄰於情者易合難離正性以情功須慎始

為人給而不悔者護慈而証信也人即以是困之如貂庇
人人不能庇貂

鱗死而不敢或損其鱗網無透鱗者小忠小信之不可自
存如此

過之憚改曰吾將成其是也憚非氣弱乃氣盛耳故好勝
之念必至遂非

所不足者必溢龍鬃之香供費而宇之沉水鬚不知其所

自貴也

鬼惡聞涕唾之類人一中迷惑則畏明畏動畏咲畏男子
語言審之可以辟鬼

初入長安廟市無有不目眩者繼而厭之則強不往矣
氣行空則正志氣空血氣實

凡男子面有柔青懈白浮紅者其中必多損故有光不如
有澤

相從心轉如相貧者從儉相薄者從厚相孤者從和久

自易體矣

力依識、有所不見妄力乃全注之若擴其識如面、
鏡則處、有力、豈有陰血周作憤盈獨注之患

不受不轉不忘三病留連為其全體是人為其妄執是我
脚步下與聖賢書相應一句終身享用不盡

罪無罪性業無業根識罪性罪空斷業根業盡

暱土如戀生、非終禪之具則土非坐錫之鄉

大亂無命所以樹亂、命之命非與孝子不受亂命是其

所以正命也

生有不必之情是以憂生憂生常失之於內防外易常失之於安履危易

敗猶功其所為罪者飾敗智也飾智敗也敗不自鞠如停因益智功不分人所以功少敗不予已所以繼敗

英雄之美利害與儒者異事無十成之理疏之落之做大即有五分駁襟其氣蓋之威覆之矣

天不與善人猶景慶之不能時見也末世善力薄善人福

力亦薄

廢節名義乃衣服柳沐等間之務作成氣勢則氣勢等底
行焉為天下人所畏是孔孟一路有金張許史也

甲兵與刀俎一也刀俎之養費同五穀五穀壽人平刀俎
壽人慘厄以甲兵；始者以兵卒

禦彈者必用弱惟遇剛則益之力故不順其勢不可以治
強也

讀書須約己量才兼為之不如得一故名冢以獨勝也才

不自量廣心後志理不入真殉以性命尤非畜寶之宜
人生中二十年俱依命朋友故甫壯即有密交升堂告父
毋百不一也其餘則為萍水比其所親與性相近匪暱不
必言即廣托賢豪如面泰山：不我即甚之稱膠擬漆難
附藤牽遂及朝廷以殃家國所營無幾而聯衽通席方：
布置何為也

彼我互為用也恃其深智通才早達自謂我能用人：不
為用亦為所制不知人已制我于剝腹之又用我於冷背

之棋矣

名位早達必有深殃非上天眼孔較淺父子兄弟因緣為
奸利已福盡而禍隨之矣力盡焉矣

石戶農不為非而佛以王宮脫屣何以獨訾不經不弋在
聖人則曰惻隱而佛氏悉躡葷血豈可不字以能仁宋以
後大儒其初皆借途慈嶺子靜慈湖文成白沙尤為的
而指佛氏經典為非人道之書傳奇百本浪笑千般蕩淫
增欲不聞付之一炬而斷：釋氏真旨清思俱成戲論是

吾儒褊陋積習所成闢佛而不知佛之旨者也

造化鬼神之故載在佛老寔徵寔驗衣之缺衽屋之缺角
翼不再齒走不逐飛顧我何人敢忘靜守凡百損心不論
理事皆為我累

楞嚴經先儒無有不看以為與艮卦相通天地人之故盡
之也

心火也腎水也心腎之間有白如綿連如玉環者性宗命
宗俱係於此讀老莊之言楞嚴之旨明：歷：臨淵履冰

之不暇况魚、為過慮乎

尊生非飽食安居凡犬役大喪大橫逆大風雨大寒暑時
刻、提醒不可輕身毀性任意吾年四十弱不勝衣而今
得少濟者密持此訣也

古人之交重行義氣節上之性命今人則高者經術下者
文章而已即如以文取資亦要自己審度、朋友才之什
倍者事之如平等相當則仍以自己性靈自己唇吻為主
人之美好參木蓄之而已不必舍所學而從人也

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者自治之密做官做人一事不可討便宜只嚮住清白節儉四字若有一失則向之怨我仇我皆肘腋間矣

處宗族中只以不見不聞為妙若在城市尤宜退處

庸淡而處亂世安家保命日難一日禍發所親所忽一言一札之間不獨怨仇結對也清脩寡欲安分閉門是為勝着

長安時局一變諸君子不安其位至有墮于考訊者吾生

平臨之涼之非獨貧不能事人孤不能附人亦以事
以才力如馬能致遠用為乘則載千里不用則翫野草
而已不敢營之芻豢也

理學名公多自踐履入踐履多自氣節入聖人所以取狂
狷也今時狂不多見只有所不為最為得力于夏篤信謹
守身教百餘年不弊者此耳
勇于不敢勇于敢其勇一也

亂然能斬之能理之皆豪傑作用中事

鄰河自潤為善不為惡若刻之自明聖賢豈有救活之理
善積潤生人自定災耳

有餘地有餘功有餘才有餘威餘福乃可以治天下事
徹底鐫肌及骨後何以為補救處乎

山崩川竭謂之亡徵水旱即崩竭也三災盡于火旱尤多
于水厄于水也

大菩薩大聖賢亦有獨善兼善之別匪緣道力福力有大
小厚薄接引有情者人自尸祝之如觀世音大士及呂仙

關帝顯化亦多或主一時主一方結香火盛緣大抵性亦各有所近：人者其神尤著

殺運大劇時有默為救解默為震懼如陷床墜棟飛屋拔木固是神靈即下黃小兒壺關三老皆代天心為木鐸者鬼神多怒容者生多烈性死非壽康且現其威力以治不祥若慈滿則容滿慈性滿則慈容滿矣

學春秋以仁為本知綱目之為刻論然後可以言史
剛明男子于是非賢不肖八字分開八字點定更無三：

兩：帶水拖泥蓋成就一个其餘則非

救聞必急解開必和急則激仁和亦顯性

毀像為銅者佛首不化此亦精神成聖之一驗

宋景濂暮年于一粟上作數十字不飲酒之所致也以酒
為漿終于百敗

仕宦如新履漸滓泥土义：履面而已面盡底存必為人
棄

拭布淨物而已不自淨也臺省每以相咲奈何甘以其身

淨物哉

貴而易性老而變節者如燈殘益亮非死則禍翹足可俟
肩摩較擊非市則要履幽坦如也冢近市位當要不可
不亟以自全

虛名暴得二者俱厄及其敗成亦羅大戮名之不可橫據
折已禍而召新災

譚體用者以先幾密構巧轉徐收為善應機括不知古今
用處不同用之致君澤民則善若持五兵誤殺人而曰是

能用五兵者不亦謬乎

長安破于十七年之三月十九日尋思亂本患在空虛空
虛始于益兵廢百萬之軍不用而用兵；又銳客而鈍主
急調募而賤土著一邊之以鎮巡名者數十一鎮之以條
總名者數千官多益耗；多損兵；無用而救在民官無
用而救在兵此兵民所以並困也

中國節；設官事；費錢人；議論日；行文書豈知誦
五教行井田計抄算忽皆非治天下以簡之道

縣之設教職濫也銓之稽丞簿贊也甚之巡徼倉使皆煩
考叙尤瑣之瑣也一府必制一道何為乎一鎮必增一副
何為乎軍無益則衛無益衛無益則數百年指揮千百戶
等襲替俱無益蠹屯可矣而并及漕蠹漕可矣而并及軍
軍化而為流丐為市棍以殺百萬之民膏國計恣其侵賣
誅之無汰賞之無方當事不尋變計可謂世有急先務者
乎

備多力盛莫重于京師唐之守不以日宋之守不以年強

如謀大如元率棄如敬履則孤注之難也在四鄰在四夷
說至矣哉

中國有火攻而一技長百技短矣敵或得之攻我遂爾坐
絀則失其所恃、固不可以一端勝耳

無病人不可服藥邊用邊治是矣治腹用治邊之治卒驟
馬馳教孫升木召亂、與俱矣

任事在沉寔有謀之人喜與畏無論矣指畫多方便非機

答

天下氣機一也人之所趨地力不靖擅一方之安大亂一
亂必生有英傑然有英靈呵護之

立國須有間架以嚴以寬必澈本末

無私有識四字為宰相提衡然仁且智兼之實難識固以
無私為本領也

日講午朝之規不設不可以格君限田均役之制不行不
可以字下

節財生財皆當專設一官：各有司：有議有任：有內

有外議有本有末詳思遲發必信必從毋操于衆毋奪于
中毋規近見小毋泥古徇今權豪勢宦大賈富商坐視國
家之急而不知救抑之其何傷乎區區清出入督負適煎
熬赤子不獨劉晏笑人商君吳起之所不屑道也

金錢之氣係國家命脉富商大賈自南而北燕臺遂為空
國

哺乳之民即異時吮吾血而覆吾身者也長思此言可以
無叛僕東南世族人以此見危畢竟是平時不曾念想

及此

江南一救于喪葬一救于嫁娶一救于僕馬而燕會賽神
佞佛不在焉

禱祈醫藥盤盒犒勞布施贖分外客窮親官府禮儀出行
路費此十項不在正額嘗經之內而其急要與人倫衣食
同故儉非惜薪數米之所能裕可省即省凡慎交訓俗保
身聞邪鋤驕祛誦戒游却從皆所以養財滋本不至以乏
用而東塗西抹損潔修名德也

漕運之所以通利無墊溺無乾沒無遲凍者其時運糧官
旗有安家有輕齎有行月有墜賞此猶寄典最厚在回船
帶貨關不譏征天津長蘆魚鹽濫賤山東梨棗麥苳其積
如山去得風期歸因水順以運為家人思自重今關如虎
踞搜索既倍堤皆狼穴催趲難停人事土宜沿途俵送折
乾使用是處苛求欲網運之不日斃無繇矣

九江關稅人之例起於楚黃一部使者因而各關效尤令
一人徃返費以兩計稅物及人暴于猛虎

中興與創業同一切守成格套斷不可襲如文武異途兵
餉互制中貴與聞机務論思授意外庭錦衣兵官也而制
刑番役捕盜也而緝事巡道之外又設守道撫軍之上又
設督師僉副老于遐方臺垣立躋卿貳宗祿日增勦練日
費罰穀而納銀捐助而加派縣官借透無憑運司搜括已
甚冒免大害民生南白破家可憫差承騷擾地方門書要
挾下吏此皆膏肓大病非投以急劑奇方不能起白骨而
肉之

宗祿錦衣中貴衛所屯軍此耗錢糧之大者也築堡備邊
欵塞防河調募客兵此耗錢糧之次者也僧道胥役工匠
船戶客籍此耗人戶之大者也花分詭寄欺隱免涼移
業蕪此耗人戶之次者也知末富而不知本富知生財而
不知節財：已盡矣盡于農而不于商盡于商而不于官
紳又知搜而不知改知改而不知化漕窮不濟以_錢役窮
不救以助益_漕窮不易以鬻馬政窮不易以種兵制窮不
易以土軍運窮不易以民藩鎮窮不易以刺史科目窮不

益以徵聘辟召解酲以酒揚湯止沸非明君察相惡後
前更制改度平治伊誰望哉

華鐸跋

人者天地之心之廣大
無邊際為多一軀殼遂
至迷罔奔逸莫定底止

文章仕宦名根如府種
與天地不相似曰正
心曰盡心求放心聖賢
溥切熟後是非體天行

道之實事樂行憂事一
而已殊世巍科膺任典
窮居面目作兩截豈但
不識心正緣不識人淺

人則識得本來天地皆
分內事心一刻不在腔
子裏山河大地都無着
落安自一息放下不得

楚珍之司李經歷之
故宥態刑名錢穀之類
填目堆案如霧逼雲擁
今讀生筆之所錄夙考

谷韻是受皆作道理觀
無四大相亦無緣軟相
天地之心綿了存了熟
之後之存心而往無不

敢望其造之所極矣
乙酉初夏友弟王_國晉跋